

# 努力以精品奉献人民

## ——70年中国文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於可训

### 核心阅读

一个时代的文学要创新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浇灌和滋养。中国作家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创造“泉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丰富蕴藏,创造性转化成今天人民群众需要的精神食粮,努力以精品奉献人民,为筑就新的文艺高峰积蓄力量

秋》《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红日》《红岩》等代表作品,把这股创作潮流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当然,它们也融汇了现实主义传统和其他元素。与此同时,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发掘整理和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也取得前所未有的佳绩,出现如《阿诗玛》《百鸟衣》《孔雀》《格萨尔》《嘎达梅林》等文艺精品。李季和赵树理等作家在根据地、解放区创造的成功经验,也被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作家学习和效仿,成为他们借鉴的榜样。

这一切旨在为五四以后的新文艺,尤其是孕育于根据地、解放区,成长于新中国的新的“人民文艺”创造一种新的“民族形式”。所遵循的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原则,奉行的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标准,大量取用民间文艺资源,包括起于民间的古代白话文学资源。这期间,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者,在创造性转化民间传统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经验,值得今天文艺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 以文化自信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小说的诗化、散文文化特别是汪曾祺、铁凝等人的诗化、散文文化小说,进一步传承转化中国古代诗传统,是这期间文学革新的重要表现。80年代中期的“文学寻根”,则把目光投向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民俗民间文化,冯骥才、邓友梅、韩少功、阿城、王安忆、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和乌热尔图、扎西达娃等的创作,多从传统人文思想和民俗民间文化立意取材。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文学界渐成一种创作趋势。这种创作趋势综合以往文化和文学指向,关注的对象更加全面,切入传统的层次更加深入。

其一是面向整体的优秀文学传统。如前所述,20世纪40年代后一个时期的文学对民间文学传统或白话文学传统有所侧重,这一次则同时兼顾“文人”的或曰文言的文学传统。一些作家对中国古代话本小说传统情有独钟。另一些作家则同时兼顾文人创作的“世情小说”传统。与文人小说同属“散体文字”的文言笔记,近40年来一直受到作家青睐,继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新笔记小说”创作之后,这种由中国古代笔记文体转化而来的“新笔记小说”,更被有些作家由短篇小品创造性发展成篇幅巨制,如叶广岑的笔记体长篇小说《青木川》等。

其二是面向整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先锋文学“转向”以来,一些作家开始反省疏离中国文化母体的文学创作倾向,对学习借鉴域外经验有了深刻反省和觉悟,对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和独特价值有了新的体认和发现,转而面向整体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取用本土资源,创造中国经验。一些作家主张小说创作借鉴古代中国文史哲混融的“书”的状态,如韩少功等。一些作家尝试把编年体、纪传体、纲要体史书和方志、农书、风俗志等的著述方式和著述体例,移用于小说创作,如张炜的《外省书》、孙惠芬的《上塘书》、李锐的《太平风物》、郭文斌的《农历》等。另一些作家则将古代典籍《山海经》等嵌入小说,如贾平凹的《老生》,或在小说中引入地方戏曲曲调和结构,如莫言的《檀香刑》等。这些尝试有些已经被读者接受,被证明是有效的“现代转换”。这种趋势虽然尚有一些不足,但创作前景值得期待。

### 以实现中国梦为引领追求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就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实现这个目标,为此付出过不懈努力,取得重要成绩和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追求这一目标的实践,提供创造路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念,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保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文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引领下,追求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文学将指日可待。

# 刻画新人 讴歌时代

## ——近期小说创作新趋势

郑丽娜

《平安夜的玫瑰花》和刘上洋《老表之歌》讲述农村改革和精准扶贫故事,摄取乡村振兴生动镜像。

不止如此,当代小说叙事还全方位拥抱现实生活场域,紧扣当下社会风景,既有时代大风貌也有生活小夜曲,既有深度剖析也有切近观照,既有市井考察也有山野素描,既有科幻畅想也有历史钩沉,从局部描摹到全景画卷,工农工商、五行八作,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如格非、李佩甫乡土题材《江南三部曲》《生命册》,金宇澄城市题材《繁花》,都在显示生活多样性、人生多维性的同时,对时代历史作出浓墨重彩的书写。

简言之,中国人民创造伟大时代成为小说背景,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巨大变革成为小说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正成为作家创作实践中的自觉追求。

其二,塑造新时代新人形象,高扬中国精神,小说人物形象发生深刻嬗变。这是十八大以来小说创作耀眼亮点,也是小说思想高度不断攀升的标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时代雕塑者,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广大作家努力塑造时代新人,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丽人物,时代新人、时代英雄形象熠熠闪光。其中,忽培元《乡村第一书记》

令人耳目一新。恩格斯曾说,“人物不仅要表现他‘做什么’,而且要表现他‘怎样做’。”乡村开拓者白朗思想开阔、气魄宏大,为家乡脱贫致富日夜奔忙,俨然是新时代的梁生宝。陈毅达《海边春秋》突破近距离塑造时代新人的挑战,刻画改革开放中的典型人物刘书雷——一个思维灵活、光彩照人的文学博士,一个砥砺奋进、大有作为的改革勇士。黄秀萍中篇小说《江南雪》则聚焦进城务工的年轻女性群体,书写青春奋斗故事。除此,军旅作家王火、王树增、王朝柱、徐贵祥、王凯、西元等,近年来或塑造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形象,或勾勒和平年代军人群像,这些英雄无不具有炽烈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献身精神,个个是精忠报国的英雄汉。作家超迈豪放又丝丝入扣的描写谱写出一曲曲激荡人心的英雄交响。徐则臣《北上》、刘醒龙《黄冈秘卷》、林森《海面上》则分别以京杭大运河、长江、大海为背景,开掘民族文化渊源,描绘中国精神图谱,呼唤对民族精神的弘扬。

承载大时代风云变幻的英雄是民族闪亮的坐标,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的主题。相较此前作品,党的十八大以来英雄叙事与新人塑造有了新的超越。英雄和时代新



中国气派,在今天更加自觉,也更具现实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学创作,一方面延续20世纪90年代以后回归本土、重视传统的创作趋势,出现一些代表性作家作品;另一方面,一些作家的创作又将传统资源和当下社会生活、文学风尚做进一步有机结合。如近年出版的贾平凹的《山本》和李洱的《应物兄》等。前者转化民俗民间资源,后者取用古代典籍文化知识,无论就其个人的创作,还是就整体的文学发展而言,都有一定突破。与此同时,这种努力在科幻和儿童文学领域,也结出丰硕成果。近年来,刘慈欣、曹文轩等作家的科幻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品,先后斩获国际大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创作包含较多中国元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真正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文学将指日可待。

70年代当代文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累丰富实践经验。这些经验表明,一个时代的文学要创新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浇灌和滋养。中国作家将一如既往地坚守传统,疏浚传统血脉,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创造“泉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丰富蕴藏,创造性转化成今天人民群众需要的精神食粮,努力以精品奉献人民,为筑就新的文艺高峰积蓄力量。

(作者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院教授) 制图:沈亦伶

文艺热点反映创作动向,凸显社会关切,表征发展趋势,是近距离观察文艺现场、深入把握文艺创作生产的重要突破口。本版即日起推出“文艺热点怎么看”系列,聚焦大众文化生活中的热点现象热点话题,深入辨析,引导认识,共同推动文艺生态进一步健康发展。

——编者

## 艺海观澜

### 文艺热点怎么看 1

### 互动剧作为打破影视和游戏边界的融合产物,只有提供与众不同的体验,才能在层出不穷的视听内容中找到立足之地

最近,一部网络视听作品上线互联网,《他的微笑》讲述女助理经纪人和由5位男生组成的演唱团体共同成长的故事,观众可根据手机画面下方的提示触屏选择剧情走向,不同选择最终将产生不同结局。如果观众对所选结局不满意,还可“倒带”重新选择。这种观众可以在观赏过程中自主把控人物命运和剧情走向的剧集被称为“互动剧”。

今年开始,国内影视行业掀起互动剧风潮,《古董局中局:佛头源起》《头号嫌疑人》《他的微笑》几部互动剧已相继上线。如果说前两部互动剧作为正片的衍生剧多少还有营销意味,《他的微笑》则是一部标准互动剧。据悉,2019年各大视频网站还将有多部互动剧陆续播出。

关于互动视频的尝试早有先例。电影史上第一部互动电影是1967年捷克电影《自动电影》,观众可通过座椅上的红绿按钮选择情节走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影视行业对于互动电影的尝试寥寥无几。而在影视行业之外的游戏领域,互动型娱乐内容已有几十年的深耕。直到流媒体平台出现,互动影视才重回大众视野,并伴随技术成熟,开始出现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

互动剧的出现意味着影视内容和观众关系的革新。电影诞生百余年来,历经有声、彩色电影问世,再到电视、互联网普及,在线影视普及的今天,观众可以自主选择播放时间和内容,也可发送弹幕参与剧情讨论,但“观看”这一行为未有本质改变——观众对影视内容依然是被动接受的关系。互动剧则通过视角切换、分支剧情选择、画面信息探索等设置,让观众主动参与剧情走向,增强参与感、沉浸度,过一把导演和编剧的瘾。

这一革新既得益于技术发展,又是对观众新的文化娱乐需求的回应。互动视频对于带宽的要求比传统视频更高,可以预见,5G的到来将实现互动视频更流畅的体验、更丰富的呈现。而年轻一代文化娱乐消费者对交互性的要求更高,现在占据用户更多时间的是短视频、直播、手游这些更具互动性的内容,视频互动化是影视行业面对多种娱乐方式挑战而主动出击的创新之举。

当然,互动剧尚处于萌芽阶段,就国内目前几部剧集来看,不成熟之处显而易见,而这些不成熟之处反映的恰恰是关乎互动剧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某部互动剧号称有21个选择节点、17种结局,但在实际观看中,会发现不少节点是无效选择,即无论观众做出何种选择都不会影响剧情走向。这样的选择多了会跳出打断剧情。所谓17种结局,有不少生硬突兀之处。而回到“剧”本身,浅显的剧情缺乏足够吸引力。这些都是这类作品观看人数多而看完结局的人很少的原因。体验过后会有这样的感受:其互动体验不如游戏那样有实时、直观、合乎逻辑的反馈,剧情的多种可能性似乎没有带来更好的“操控感”,似乎还不如做一个安安静静“普通”看客。

“互动”不是噱头,而是深度嵌入剧情的有机组成。如果受众只是为了追求操控感,那么游戏的交互体验无疑来得更直接。互动剧作为打破影视和游戏边界的融合产物,只有提供与众不同的体验,才能在层出不穷的视听内容中找到立足之地。互动追求的不仅是结局的选择和改变,深层次的互动就像故事的反应堆,观众的每一个选择都被赋予伏笔、交织和勾连的意义,故事在不断选择中无限递增,从而产生更大的戏剧张力和感受上的震撼力,这对编剧提出不小的挑战。

互联网带来的连接和共生是大势所趋,交互型产品则是顺势而为。我们距离优质的互动视听内容还有一段路要走,创作者已经在大胆创新上迈出勇敢一步,接下来则需要通过不断迭代优化视听体验。这一网络视听新物种能否在进化中发展壮大,我们拭目以待。

互动剧怎么看

## 融合游戏与影视的视听创新

张珊珊

